

杂志的“卷首语”应是钻石之于珠宝；在读者看来，“卷首语”则是精华之于精品。

上帝只掌握一半罗秋菊

自从你生下来的那一刹那起，你就注定要回去。这中间的曲折磨难、顺畅欢乐便是你的命运。

命运总是与你一同存在，时时刻刻。不要敬畏它的神秘，虽然有时它深不可测；不要惧怕它的无常，虽然有时它来去无踪。

不要因为命运的怪诞而俯首听命于它，任凭它的摆布。等你年老的时候，回首往事，就会发觉，命运有一半在你手里，只有另一半才在上帝的手里。你一生的全部就在于：运用你手里所拥有的去获取上帝所掌握的。

你的努力越超常，你手里掌握的那一半就越庞大，你获得的就越丰硕。在你彻底绝望的时候，别忘了自己拥有一半的命运；在你得意忘形的时候，别忘了上帝手里还有一半的命运。

你一生的努力就是：用你自己的一半去获取上帝手中的一半。这就是命运的一生；这就是一生的命运。

（摘自《涉世之初》创刊号）

心灵的轻松 刘湛秋

生命是一个人自己的不可转让的专利。

生命的过程，就是时间消费的过程。在时间面前，最伟大的人也无逆转之力。我们无法买进，也无法售出；我们只有选择、利用。

因此，珍惜生命，就是珍惜时间，就是最佳地运用时间。由于我这种意识的强烈萌生，我越来越吝啬地消费我自己。

我试图选择一种轻松的生活方式，因此我提倡并创作轻诗歌。我所说的轻并非纯粹的游戏人生和享乐，而是追求心灵的轻松和自由，过自我宽松的日子。而这种感觉会导致行为的选择更富有人性和潇洒。

一个人自己活得很累，会使你周围的人和社会也感到很累。如果说，我能有益于他人和群体，就是因为我能释放出这种轻松的气息，使别人和我有缘相聚（无论多么短暂）都能感到快乐。

只有轻松才能使人不虚此生，才能使整个世界变得和谐。以恶是治不了恶的。

对于我们这群黄土地的子孙来说，古老的文明、漫长的历史已使我们背负够重的了，复杂的现实和人际关系使我们体验够累的了。

我愿意以轻对重，以轻对累。

对我自己，无论处于佳境还是不幸，我都能寻找到自我轻松，既不受名利之累，也不为劣境所苦。对周围群体，当我出现在他们面前，能带给他们所需要的轻松，从而增添或缓解他们生活中的喜悦和痛楚。

当然，这也是我在非常窄小天地里的一个愿望，为社会、世俗所囿的我，深知——追求一种轻松的生活方式，在某些时候和某些方面，也许会付出沉重的代价。

（摘自《南方周末》）

想念 徐智慧

常常会无端地想念一些人。

想起一些人时，总感觉自己的生命是切成一段段的，每一段都和一些人联在一起。没有这些人，生命似乎也就苍白贫乏，没有着落。但也不单是朋友，一些不是朋友而不得不与他们发生联系的人，甚至一些憎恨的人，也常常要想起他们，所以，生命便可以分解成这样：

一些被你所爱的人分去了；一些被你恨的人分去了；一些被你无所谓爱或恨的人分去了。

你的生命被这三种人分解去了。你在漫长的岁月里想念他们，因此你觉得自己的生命实在而丰足。

幽幽的想念不为人知，带着往昔的感情色彩，或爱或恨或浓或淡或长或短。当你想念着一个人时，便觉得在极深极深的心底，有一些莫名的颤动，若隐若现，欲升还沉，你想紧紧地抓住他们，但他们稍纵即逝。

当你想念滑过你生命的那些人时，所有的爱憎都蒙上一层淡淡的晕光。透过晕光，你再看他们，爱和憎都化做一种体验生命的深广的欣慰了。

（摘自《现代人报》）

无需太多 陈桂芳

那天偶过花店，他察觉到我对黄玫瑰的喜爱，第二天便送了一束给我。

可不知怎的，我老想着花店橱窗里的那一朵，总觉得这一束不如那一朵清丽可人。

有一天，我俏皮地问他：“你真的爱我吗？”其实，只要他讲一个“爱”字，我就满足了，可他不仅说“爱”，且滔滔不绝地说了许多爱的理由，听着、听着，我心不在焉了……

无需要太多！

人，有时真的并不是非要得到或听到许多的。一朵花，一片绿叶，一个会心的微笑，一缕柔情，一点真心，一句关切的问候，一声同情的惋惜，便可使我们如品香茗、似饮甘醇了。

只要在我心身透支时，有一双温暖的手向我伸出，我便能借助这一臂之力走出困境；

只要在我苦恼时，有一位善解人意的朋友在我身边，我就能吐出所有心事求得心灵上的舒展；

只要在我忧郁时，天边有一抹淡淡的斜阳，便能照亮我那双迷茫的眼睛。

只要不必希求太多——向朋友、向爱情，尤其是向生活。是否记得？我们曾经多么专注地设计美妙的未来，我们是如何细致地描绘多彩的前途，然而，尽管我们是那样固执、那样虔诚、那样坚韧地等待，可生活却以我们全然没有料到的另一种面目呈现于面前。

无需痴想太多！只要我们每一刻都在认真地做人，认真地生活。

（摘自《女士》）

平静 [美] 戴尔·卡耐基

我相信，我们内心的平静和我们在生活中所获得的快乐，并不在于我们身处何方，也不在于我们拥有什么，更不在于我们是怎样的一个人，而只在于我们的心灵所达到的境界。在这里，外界的因素与此并无多大的关系。

大约 300 年前，当弥尔顿双目失明后，他就发现了这一真理：“思想运用以及思想本身，能将地狱变为天堂，抑或将天堂变为地狱。”

以拿破仑和海伦·凯勒的生平为例，就可以证明弥尔顿的话是何等的正确：拿破仑拥有了一般人梦寐以求的一切——荣耀、权力、财富等等，然而他却对圣海琳娜说：“在我的一生中，从来没有过快乐的日子。”而海伦·凯勒是个又盲又聋又哑的残疾人，可她却说：“生活是多么美好啊！”

我活了 50 多岁，如果问我在生活中学到了什么的话，那么，我的回答就是：

除了你自己，没有任何人和任何事物可以给你带来平静。

（摘自《上海译报》）

从容日子 吴新宇

有一只鸟，从空中飞过。须臾，又返回来。但已不是前面的那只鸟了。

这，就是日子。

日子是那只一去不复返的鸟，日子也是那一只只相似的小鸟。惟其一去不返，才让人珍惜。惟其相似，才产生悠闲。

朱自清写一篇《匆匆》，把日子描绘成一个小顽童，我总想，日子哪里会那么匆匆呢？

日子是结在园圃中的花苞，似开未开。日子是凝在果实上的露珠，将滑不滑。

日子是在云层间穿梭的太阳，欲休未休。

日子不急。它不会受到惊吓，也不怕骚扰。

它有天地的外表，圣贤的内心。它不会因为你跑它也跑，你停它也停，你飞它也飞。

它是永恒的流动。不管爬攀峻岭，抑或飞越险涧，它都呈同一种姿态，潇洒而宁静。倏忽之间，即让世界盛衰荣辱，俱成过眼云烟。

日子最小，又最大；最浅，又最深；最轻，又最重；最浩浩荡荡，又最不动声色。

日子是一支队伍，是一支蚂蚁运食的队伍，一队送葬的人群，一排昼夜巡行的轻骑兵。

某日，某超级富豪为赶着一笔大生意，钻进他的超豪华轿车，风驰电掣般开向目的地。

可在交叉路口，疾驰的轿车被一辆笨重、缓慢的卡车掀翻了。富豪躺在血泊中，咧出一口金牙。日子就借着这张金灿灿的嘴发布谕示：人生没有目的地。人生只是一个过程。大家都从容点不好么？

（摘自《知音·海外版》）

时光 胡子宏

当你静悄悄地沉寂于一种忘我的情绪中，这时你常常会忽视时光的存在，你会忘记你的出生你的死亡——你只听得到“嘭嘭”的心跳声。

久了，你抬起头来，你看，阳光的绿荫又移了一寸，树木的嫩叶又长了一分，这就是时光。时光被你的寂静拉长了，许多的时光就恍若梦中一闪即逝了。

正是这些点点滴滴、微不足道的时光，才组成了我们的生命。你看——孩提时期盼时光的消逝，恨不得让时光再生出一双翅膀，载着自己的理想快快飞翔。

少年了，父母长辈柔柔的温情使你盼望时光就在温馨的一刹那凝固，以期品尝那一刻的甜蜜。

成年了，你历经了爱情的卿卿我我，成家立业，不知不觉，时光如丝绸在手掌轻盈滑下，只留下一丝怅然的感觉。

有一天你迈进了中年的行列，你突然感到：

童年少年青年好像还是昨天的事儿，呀，时光真快，一生的一半儿已经烟飞云散无论如何，时光是无情的，

青春不会因为你的期盼而凝滞，也不会因为你曾有的虚反而有半丝的缓慢。

年老时，你对青春的期盼就只能依靠些许爽交的情怀，时光告诉你，青春是一种年龄，亦足一种心境。只是，来日不多，你身处的境地已经很明白地告诉你：自己孩提时的理想是否成真，自己生命的质量显现了一种什么样的光色。

好在身体依然健康，精力依然充沛，在中年，在老年，你仍会在自己的脸庞上刻下饱经风霜的印痕，时光仍会在你的履历中重重地绘下一幅图画。

当你苍老得无法抑步时，你会明白时光的馈赠，心中涌出种种感觉。

在时光的咏叹调中，人正如一朵花，有无自己的果实，全靠自己是否投入地去吸收大自然的营养。

时光无情的平等，它时刻告诉你：青春有过但只有一次，肌体活过也仅此一生。你有什么理由不好好珍惜呢？

（摘自《黄金时代》）

我相信 柳荫

冬天的河干涸了，我相信，春水还将来临，那时白帆就是我们心中自由的偶像；风中的树叶凋零了，我相信，泥土里的梦将在枝头开花结果。你还将哭泣吗？是初雪掩埋了你的青草，但绿色终将归还于你。

风暴扭曲了大树，我相信，种子已经插入深沉的泥土；洪水卷走了两岸的房屋，我相信，孩子依然像天使一样依偎在母亲的怀抱。你还将流泪吗？

命运夺走你的财富，却不能攫走你的灵魂。

痛苦像一块巨石紧紧压住歌唱的心胸，我相信，痛苦是欢乐的源泉，它将化为穿越岩石的力量。

磨难使你千疮百孔，我相信，这些记忆恰如荆棘丛中的花枝，萦绕成岁月美丽的花冠。

阴云在天空拥挤聚集，你会看见一只鹰就像闪电，挑破那罪恶的序幕，我相信，将有雨滴灿烂的合唱。

大海在远方怒吼，你会看见水手与桅杆并肩归来，他们的微笑充满了信心，我相信，生命正在这样的熔铸中刚强。

（摘自《语文报》）